

语文教师的“语感”培养与语文教师的“慧眼”开发

——读王尚文《语感论》有感

蒋秋香

读了王尚文的《语感论》一书，我改变了对语文学科的看法，觉得语文学科不再是什么人都能教的，也不是什么人听了课都能提出专业意见的。

用“文如其名”来形容看过此书后的感受，绝无夸大其词之嫌。语感，即对语言文字的一种感受能力，也可称其为言语的敏度。“语感论”三字很精练地将本书所要阐述的内容进行了概括。作者王尚文利用自己二十几年在中等学校教书的经历，结合自己所教的教材，将一些我们熟知的语句，结合了其自身对于这些句子的理解。从他的解读中，我们感受到了他对于语言文字的敏锐感以及对文字的深入洞察力。在佩服之余，我不禁感叹：同样作为一名一线的语文教师，我们在读到相同的文字时是否也体会到一丝丝别样的感受？我们能否从语句中看到其背后所蕴含的深层含义？我相信大部分人给出的答案都是否定的。

当然，王教授对言语的敏感度岂是我们常人可比的？但是，作为一名语文老师，我们应当具有这种对语言的敏感感受力，这需要我们慢慢地积淀。冰冻三尺，岂是一日之寒？

看过《语感论》，你可能会有这样的发现，王教授所提的“语感”，与当前小语界所提的文本解读有异曲同工之处。正如夏丏尊先生所说“文本细读引发一种对语言的敏感。”只不过文本解读将解读的重心置于“文本”，而王教授的研究则由文本这一载体推广到我们日常所说的语言。作为一名语文教师，我们应该具有一种发现文字背后所含深层意思的能力，这也是语文教师区别于其它教师的地方。引用《夏丏尊教育名篇》中所述“一般科学的教科书应懂它的内容，不必从文字上去瞎费力，只要好好地阅就行，像国文，英文两门是语言文字的功课，应在形式上多用力，只阅不够，该好好地读。”从文字入手读出其中的不一般，读出文字背后的故事。“教育即生活”，生活中人们常常不缺少需要发现的事物，往往缺少的是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。而王教授的《语感论》正好为我们如何炼就“慧眼”提供了一种可能，让人读过之后不由心生感叹：还真应该是这么一回事！当

初自己读的时候为什么就没有这样的发现呢？当读过《语感论》后，我们再次回首品读那曾经看过的文章时，定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作为一名语文老师，在阅读一篇文章时，显然对于我们的要求应高于一般的读者。这是职业所赋予我们的要求，相关内容的阐述在“语感与语文教学”这一章节中，作者王教授已做了详尽的说明，正如其所言“语文教师若想要真正登堂入室，还要进一步认识语文学科区别于旁的人文学科的基本特征，这就是语文学科主要是通过培养人的语感这一途径最终达到‘立人’的目的，它正是通过语感的培养在提高学生素质的同时使人不断趋向完善。”“除了自身具有较高的语感素质，语文教师还必须是一个创造学生语感的工程师。”像此类语言文中都已大量涉及，在此我就不再一一赘言。

读《语感论》，我最大的收获不在于自己的语感能力得到了怎样的提升，而是培养了我的一种意识——敏感意识。这种意识将引领着我去探寻文字背后的故事。现以《揠苗助长》一课为例来谈谈我对语言“敏感”一词的理解：“揠苗助长”是一个人们所熟知的典故，全文不足二百字，文字浅显易懂，学生对课文内容的理解应该不会存在太大的问题。由于文中出现大量涉及描写农夫心情焦急的词语，很多老师备课时自然而然将课文的教学侧重于“揠”字。由“焦急”而引发“揠苗”，文章的思路似乎比较清晰。但老师们在关注课文的同时，却忽视了对“揠苗助长”一词本身的理解，“揠苗”的目的为何？毫无疑问是为了“助长”。既然目的已经明确，那么备课的侧重点就很明了了，“揠苗”只是作为“助长”的一种方式，方法可以有千千万万，但惟一不变的还是目的。因此，我们在关注农夫心情的同时，切不可忽视了“把禾苗一棵一棵往高里拔”。另外还有一个例子，著名作家刘心武读《红楼梦》时，就以秦可卿这一人物开始关注全局，闯出了一条独特的研究方向——“秦学”。而他所做研究主要的方法即解读文本，探寻人物原型。假如刘心武没有这种言语的敏感度，又何来的“秦学”研究？我们语文老师一再感叹拿到文本时，不知如何着手对其进行解读，在此我们何不把《语感论》作为教会我们进行解读文本的一个范例？“大量的实例+浅显的理论”，游历其中练就一双火眼金睛，并以此作为突破口展开系列相关丛书的阅读，这就是我们语文教育者阅读的真谛。

做一名不一样的语文老师，我决定了。